

異域投誠嚮化改步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西域既定興屯種於伊犁薄賦移於回部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集豈其盡
 於準噶爾全部紀畧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略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奇與察曼不睦竄歸俄
 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及命今之汗渥巴錫者即阿玉奇之曾孫也以俄羅斯征調跡旅
 國興黃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啓行由額濟勒歷哈薩克統巴勒喀什諾爾戈壁
 持來歸之信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居烏什辦回部事
 有詭計議論沸起古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為之少惑而畧為備焉然孰計舍楞王人
 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十之一耳既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
 而來朕即命隨圍觀獵且於山莊宴賚如都爾伯特策凌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
 因招致而有土爾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斯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為我大清國之臣
 又以為不宜受俄羅斯叛臣震咎邊境豈舍楞即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
 之人既至近界毆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將何以生雖有堅壁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新築
 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無謂也其象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救仁
 秋 月 中 漸 御 筆 蔡 木 養 記 事 之 緣 起 如 右

TAFEL 63. Chinesische Inschrift im Kloster Potala zu Jehol von 1771.
 Rückkehr eines Dsungaren-Stammes aus Rußland unter die chinesische Oberhoheit.

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

始逆命而終徃服謂之歸降弗如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若命土爾扈特攜全部捨里
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為外圍兩羈縻之若安集延若拔達克山益稱遠徼而槩置之
天降覆至乎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為我僕屬我而致土爾扈特之歸順則實
天與入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可以不記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見於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領要令侍讀圖麗琛等假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為紆繞甘
不息近且徵其子父質而俄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投中國
於今歲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有餘里先是水間有土爾扈特

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米中有舍枵其人曾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其弟
豈能聳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既背棄而來又擾我大國過界進退每
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賚榮凌等之後遂以平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不田

神御咫尺有不以操先券閱後成愜
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答
皇祖恩益凜

天寵儒馬致：馬惟恐意或滿而力或弛念茲在茲追敢自詡為誠所感與德所致其或
而俄羅斯詭未與我也今既來歸即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乏食

天城而諸邑人皆賴耕牧為活是僻亦不易堅而野亦不可清也夫明知人以嚮化而來
人君子所不忍為况體
御世之大君子業帑出畜力為優恤則已命司事之臣

乾隆三十一年歲在辛卯季
三
十
六
年
歲
在
辛
卯
季